

郭夢霖若

文物出版社

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

文物出版社

封面設計 周小瑋
責任編輯 孟憲鈞
責任印制 陳杰

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

主編 馬良春 伊滕虎丸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發行 北京五四大街二九號

印刷者 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一百六十元

787×1092 16開 印張：23

ISBN 7-5010-0683-0/K·281

序

增井經夫

郭沫若（鼎堂）先生僑居日本的十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七），是先生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精力最充沛的時期，相繼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兩周金文辭大系》、《金文叢考》等著作，把以往的文學活動領域擴大到了古代史研究，真是令人瞠目之舉。

但是，他當時的生活並不適意。那是不幸的年代。他日夜處在日本警憲的監視下，生活不得不依靠日本人的資助。不愉快的日子恐怕是很多的吧，而這是他自己選擇的道路。一九三五年，我在上海拜訪過魯迅先生。先生精神很好，但是看不出病情有好轉的跡像。我勸先生是否到日本去療養，好在有居住的地方，也有願意援助的人。先生當即拒絕說：「不，我要是去了日本，『角袖』（Kakusode）便衣警察。先生用了這個日語詞匯）會盯梢，我倒無所謂，但是來作客的人要有麻煩的。」

這種情況是當時的常識。郭先生非常懂得這一點，但又不得不僑居下去，因而不能讓人看到

自己的窘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後，先生曾對我說：「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手頭只有一本花一角錢在神田的夜店里買到的《詩經》！」一次，某大學的一位學生來同我商量畢業論文，先生一直坐在旁邊。那位學生走後，郭先生笑着說：「那樣的論文，我五分鐘就可以寫出來給你看。」

十年間，郭先生一直保持着這種態度。當時，從先生的神態上，我常常聯想起錢謙益。錢牧齋是明清鼎革之際的文人，曾任兩朝，均官至禮部右侍郎。詩名風靡一世，人稱兩朝（詩壇）領袖，風傳是一位作偽甚多的人物。其淒壯的詩是他苦澀生活的產物。郭先生僑居敵國，受到敵國人士的援助，其苦澀是可以同錢謙益相匹配的吧。先生卻排除了一切而完成了一部部的著作。一九三七年，郭先生逃出日本。當時先生次韵魯迅先生詩句「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留下了這樣的詩句，「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重返祖國的先生，大約禁不住涌出了新的活力吧，從後一句里我仿佛看到了先生那風發的意氣。

先生僑居日本的十年間，交游并不那麼廣。先生自己不追求，周圍又多可顧忌之處。同一九三六年郁達夫先生到達日本的時候，日本整個文壇表示歡迎的情形相比較，日子是冷清的。這期間，郭先生最經常出入的，是文求堂書店。關於同文求堂的交往，先生自己在文章裏寫到自己。有一天，先生到本鄉的文求堂書店去看書，請求店主人把一本書借給他。店主人告訴他，想讀書的話，請到叫東洋文庫的圖書館去。這就是他們交往的契機。

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子祥）氏，高度評價先生的學識，相繼出版了先生關於卜辭和金文

的研究著作。內藤湖南先生曾在一封信中讚賞道，當時在日本出版這種賣不掉的書，是一種義俠之心。田中氏讓兒子震二君定期到市川須和田的佐藤家去學習卜辭。郭先生曾用佐藤姓氏。一九三六年震二君辭世，郭先生揮毫爲他寫了墓碑。那一時期，我每次到文求堂去，郭先生幾乎總是坐在客席上。我常常坐在他的近旁，同他長時間地閑談。先生始終保持着剛強的神態。

一九五二年，田中慶太郎逝世，留下了他生前選出的有親密交往的知己朋友的信件，其中郭先生的信有二百幾十封。東京女子大學教授伊藤虎丸先生對此進行了整理，做成紀念冊，一直由我保存。其中甚至有一封信是拜托向白揚社（出版社）付款的；可知先生把生活上的一切全都委托了田中氏。據震二君之弟壯吉君說，每個月把生活費送到佐藤家去，是他的任務。一九五五年，郭先生一到達日本，就去神奈川縣葉山去拜謁了田中慶太郎的墓。

這次，在伊藤虎丸先生的斡旋下，決定將郭先生致田中的私人信件公開發表。郭先生怕會苦笑吧。不過它們終究是追憶先生僑居日本十年那充滿苦澀的日子的綫索，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了。我尚能清楚地回憶起同先生談笑的那些日子。這些私人信件顯然展示出當時先生專心致志于古文字的執着的熱情。

一九八七年八月

（楊鐵嬰譯）

凡 例

一、本書輯錄了一九三一年六月到一九三七年六月間郭沫若致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父子的書簡凡二百三十封。其中致田中慶太郎，一百八十八封；致其長子田中乾郎，五封；致其次子田中震二，三十二封；合致乾郎、震二，一封，餘爲未署收信人名者，計四封。

二、書簡正文無上款者，可依信封或明信片正面所書收信人姓名得知。其中凡致田中慶太郎者，不另作注說明；如係致乾郎或震二者，均加*號注明。

三、書簡分年依時間先後順序統一編號。

四、書簡落款日期疑誤而可據郵戳或信件內容辨正者，依訂正後的時間編入；日期不詳者，因當年田中慶太郎曾分年裝袋收藏，今據此列于該年之末。上述二類書簡均加*號注明。

五、用日文书寫之書簡計一百六十四封，皆譯爲中文編入。譯文以忠實原意，近似郭沫若行

文風格爲原則，并于序列號之後標以（譯文）字樣，以資區別。

六、書簡原跡多無標點，爲方便閱讀，今斟酌文意，依通行規則標點斷句。分段另起時亦按通行格式低二格提行。

七、書簡原有自注，或雙行小注，或行間補注，今統一加括弧排印。

八、書簡原件天地空白及信封之上所加附筆，今統歸入正文綴于文末。

九、書簡原件附器物、銘拓之示意圖，釋文部分均從略，可參見本書圖版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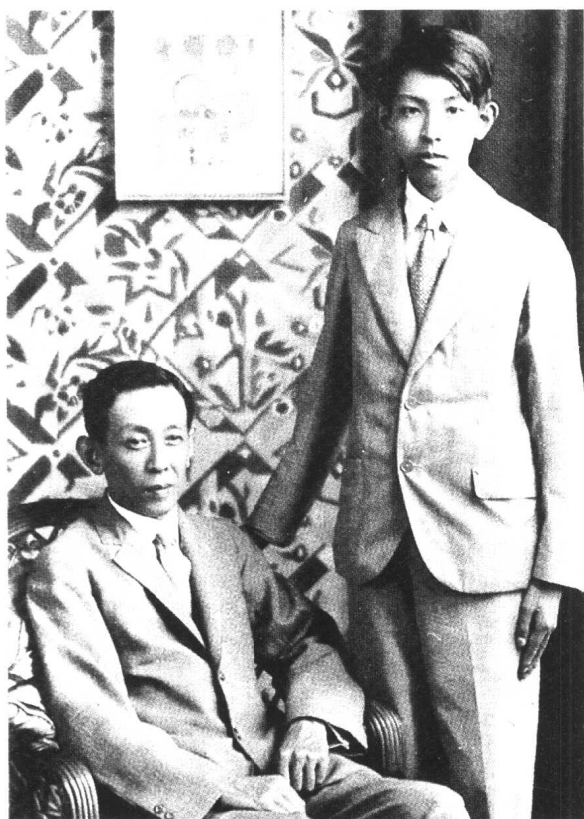
十、凡與內容有關而不便查檢的書名（包括簡稱）、人名、地名、器物名、日本典故、隱語、外來語，均編碼加注于本文之後。

十一、書簡內容直接涉及到的他人信件或有關文字，作爲注釋錄出，以供參考。

十二、釋文和譯文的書寫款式，文中的古今字、異體字以及數碼字，根據現有技術，盡量照原件排印。



旅日期間的郭沫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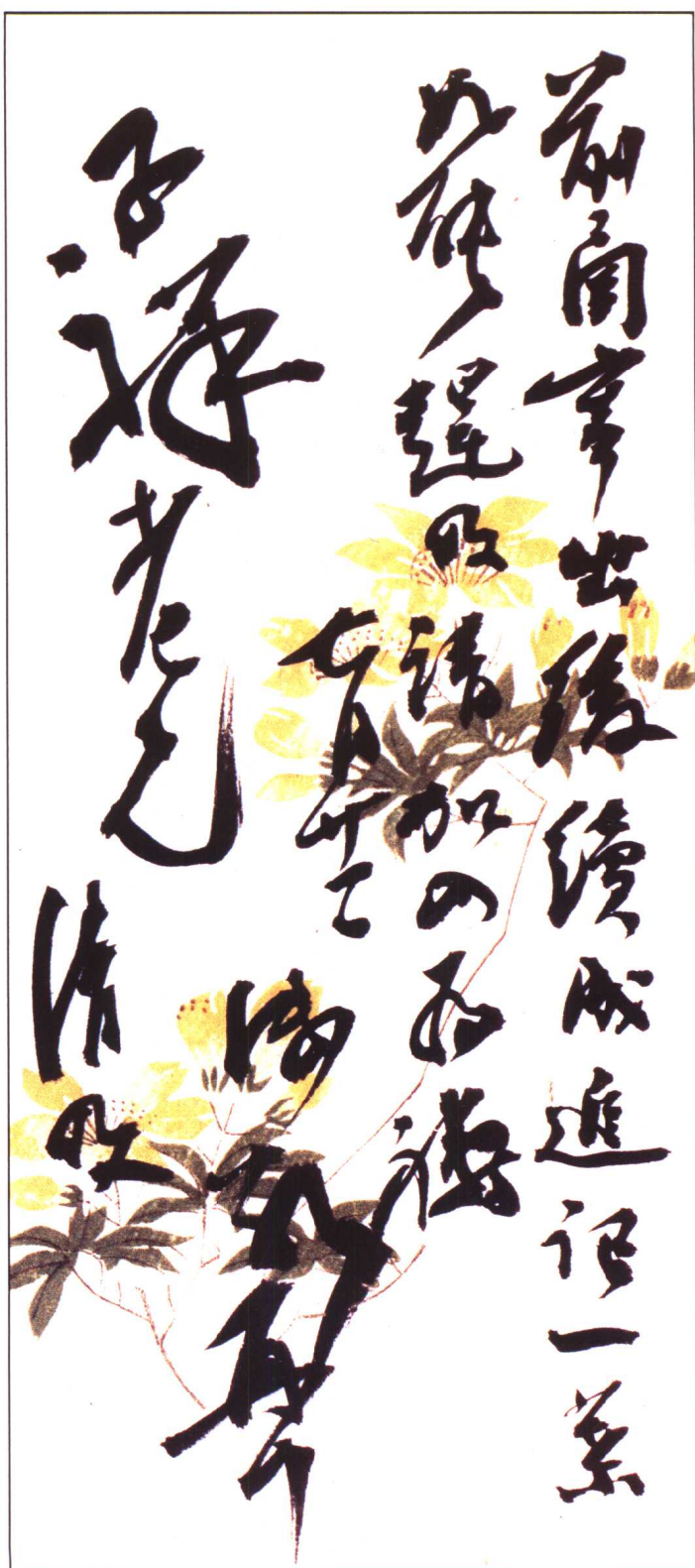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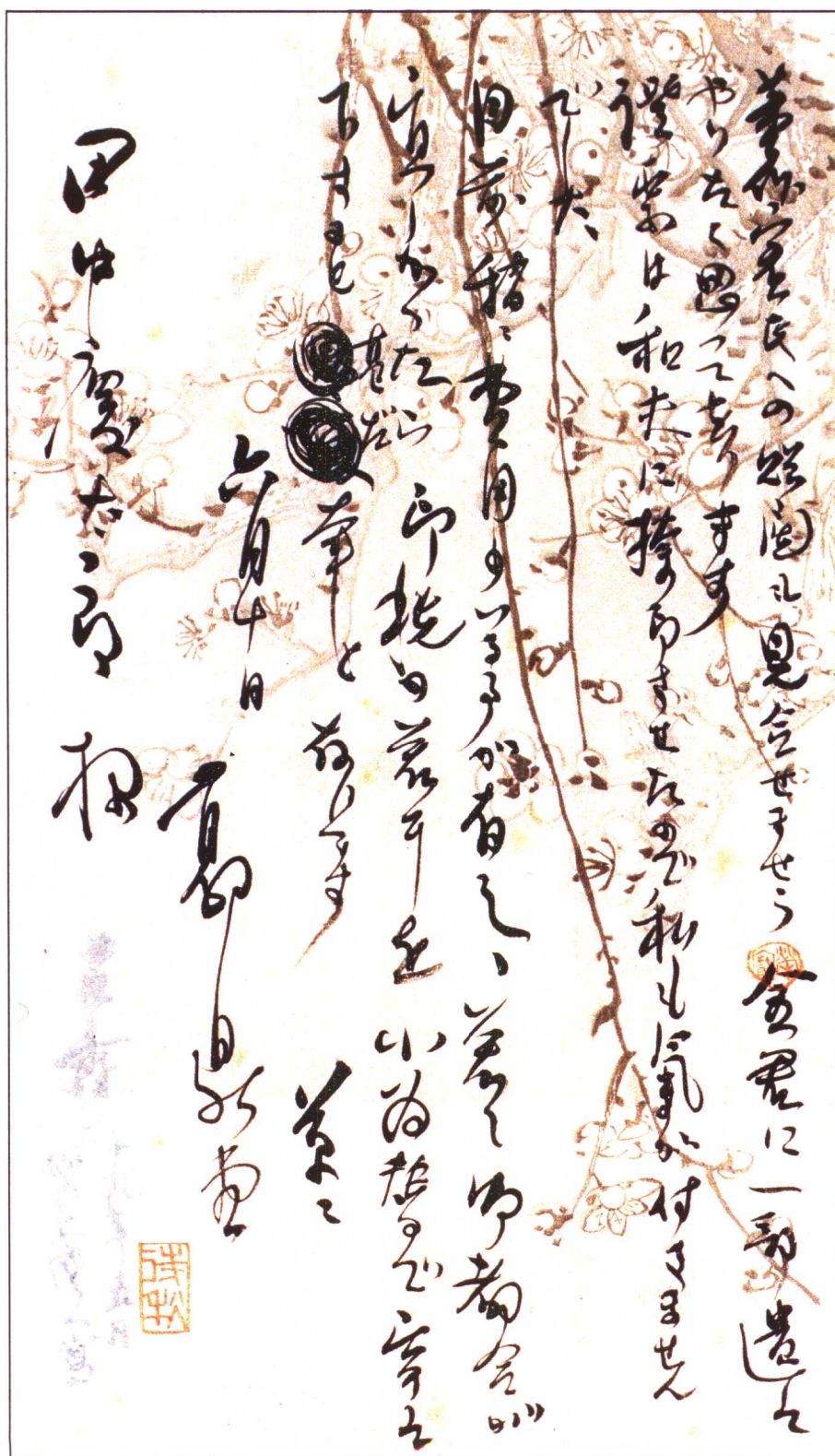
田中慶太郎（左）和次子田中震二（右）



造建所業工泉小 督監計設氏郎太柳橋吉

日本文求堂書店舊影





本書輯錄了郭沫若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間致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父子的信札二百三十函。收藏者係日本金澤大學名譽教授、田中慶太郎長婿增井經夫。全書分爲圖錄、釋（譯）文兩部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馬良春、日本東京女子大學比較文化研究室主任伊藤虎丸分別主持中日兩國學者共同整理、翻譯、編纂而成。

目次

序	增井經夫	(一)
凡例		(一)
插頁		(一)
圖版		
一九三一年(第1—7號)		(二)
一九三二年(第8—63號)		(九)
一九三三年(第64—110號)		(六七)
一九三四年(第111—176號)		(一一九)
一九三五年(第177—199號)		(一九〇)
一九三六年(第200—212號)		(二一五)
一九三七年(第213—230號)		(二二八)
釋(譯)文		
一九三一年(第1—7號)		(二四九)
一九三二年(第8—63號)		(二五一)

一九三三年（第61—110號）	（二六九）
一九三四年（第111—176號）	（二八四）
一九三五年（第177—199號）	（三〇七）
一九三六年（第200—212號）	（三一三）
一九三七年（第213—230號）	（三一六）
增井經夫先生藏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刊印緣起	（三二一）
編《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瑣記	（三三六）

附錄一 信函明信片分類統計	（三四三）
附錄二 郵戳日期與落款日期比照	（三四四）

群是。皆連能確かな橋を故し所からう。
計には。釋文をたし列し。一。案。以。思。す。
高。女。は。馬。の。再。入。

年正四創吉。所
王為于成周廿八
成司自王平刑可
冊令自呂與姜。且
考止初制上于成
思ハム多中雖曾
一。白。商。衣。太。市
世黃太。世。得。劉。劉。劉
宗。用。事。自。少。少。得
皆。成。對。釋。太。少。不
顯。顯。社。令。用。止。則
父。孝。釐。公。鐵。金。立
用。以。變。次。劉。並。趙
孔。令。子。福。男。三。張
甘。孔。廟。用

惟正月初吉丁亥。
王各格于成宮。井公
内。右。昌。王。乎。時。尹。氏
冊。命。昌。曰。受。乃。祖
考。作。冢。嗣。土。司。技。于。成
周。八。召。師。錫。女。拒。咎
一。白。玄。哀。衣。亦。市。莘
豐。黃。衛。赤。烏。攸。勒。鐵。瑞
新。用。事。昌。拜。手。頓。稽
首。敢。對。揚。天。子。不。玉
顧。魚。魯。休。命。用。作。朕
文。考。釐。公。陳。尊。壺。
用。以。萬。年。通。眉。壽。
永。命。多。福。子。孫。
其。永。寶。用。

敬啟者清溪自述
東華日利曾往太極清溪
日外遠符各
大北王卷沈士與錄已收清溪
別字御製錄板中一紙一而
客易由君成候得所空付
威中一紙何能未未轉
我不一一與中而收
是
所
田史在光
上卷